

军队指挥理论基础

(苏) П. К. 阿尔图霍夫 主编

军事科学院外军部 译

解放军出版社

Основы теории управления войсками / П. К. Алтухов, И. А. Афонский, И. В. Рыболовский, А. Е. Татарченко, Под ред. П. К. Алтухова. — М.: Воениздат, 1984. — 221 с.

军队指挥理论基础

(苏) П. К. 阿尔图霍夫 主编
军事科学院外军部 译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印张·138, 000字

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5185·99 定价 1.10元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概论	9
第一节 军队指挥理论的对象、任务和结构	9
第二节 军队指挥的规律（规律性）	27
第三节 军队指挥的原则	48
第二章 军队指挥系统	60
第一节 现代一些国家军队对军队指挥系统的看法	60
第二节 指挥系统自动化	68
第三节 确保指挥兵力与器材做好战斗准备	84
第四节 作战过程中保持军队指挥的稳定性和不间断性	89
第三章 指挥活动的组织、作风和方法	98
第一节 指挥活动的一般特征	98
第二节 定下决心、下达任务和制定作战计划的工作	108
第三节 军队协同动作和战斗行动保障的组织与检查	129
第四节 战斗行动过程中的军队指挥	138
第四章 评定指挥效能的方法论基础	153
第一节 评定指挥效能的目的和原则	153
第二节 评定指挥效能的标准	159

第三节	评定指挥效能的方法	166
第五章	改进军队指挥的任务和方向	181
第一节	现代对军队指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81
第二节	对改进军队指挥途径的研究	184
结束语		198

前 言

苏联社会发展现阶段的一个特点，就是管理的作用在不断提高。苏共二十四大以来及各次中央全会都很重视在最新科学技术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各个环节和各个领域的管理形式和方法问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管理的实质、目的和任务的原理，列宁主义的管理原则，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的决议，对于进一步改进苏联武装力量指挥（以下简称军队指挥）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和重大实践意义。在现代条件下，应把军队指挥的状况和发展看作是我军战斗威力和战备程度、组织和技术完善水平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取决于交战双方经济、政治思想、科学技术、军事诸方面的潜力的对比，这是军事科学的规律之一。

然而，在作战过程中，交战的实际兵力对比主要不是取决于对抗集团的战斗潜力，而是取决于其实际的战斗能力。而军队战斗能力的实现程度又直接取决于军队的指挥效能。

为了夺取战斗和战役的胜利，光凭总的优势是不够的，必须在积极的作战区域，即双方能给对方以重创的地点与时机，建立兵力兵器优势。而能否将主要力量集中于主要方向（目标、地段），仍然取决于对现有兵力兵器的指挥艺术。指挥有方的统帅，总的兵力虽处均势甚至劣势却能取胜；反之，不懂得“制胜科学”的军事长官，总的兵力兵器虽居优势却打败仗，这样的例子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分析研究和总结以往的经验，揭示影响指挥机关、指挥手段和方法发展过程的各种因素和条件，对于正确理解军队

指挥理论与实践问题及确定其进一步发展的途径，对于揭示指挥的特殊规律，认识这些规律在实践中的表现机制以及利用这些规律改进和发展战斗情况下的指挥，都具有重要意义。

军队指挥是苏联军事的一个特殊领域，它随着苏军的创建而产生，随其发展而发展。1918年7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指出，必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所丰富起来的军事科学的基础上，在严格遵循阶级原则、军队集中指挥和铁的纪律的情况下建设红军。

为领导武装力量的战斗行动，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9月2日法令，成立了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军事人民委员部各机关，通过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统率红军全部作战军队。武装力量总司令是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负责指挥战役，收集处理实施战役所必须的情报，向军队传达总司令的号令，领导各战区铁路网的使用事宜。

方面军和集团军级指挥系统得到了不断的改进。颁发了野战条令、队列条令、纪律条令和内务条令，这对于组织军队指挥起了重要作用。

对指挥机关的技术装备问题也很重视。1920年初，开始组建一些独立永备线路架设连和独立炮兵电报电话营（每集团军一个）。到1920年底，在全军各师、旅和团已有四十六个通信营、七十一个炮兵通信营、一百四十三一个通信连、十二个骑兵通信连和一百五十九个通信队。

1924—1925年的军事改革对于进一步改进武装力量的指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次改革的主要意图是根据战争经验和国家面临的新任务进行武装力量体制改革。

工农红军总部的任务是全面保障红军。总部设工农红军监察部，负责军队与指挥人员的战斗训练。工农红军参谋部负责拟定武装力量（空军和海军除外）物资保障计划。空军和海军的战斗训练、建设和保障分别由空军司令部、海军司令部负责。工农红军政治部作为俄共（布）中央的一个部对红军实施党的政治工作领导。实行新的武装力量指挥机关体制，各级司令部和后勤机关人员虽压缩了22%，而其指挥效能却提高了。

对各军区指挥机关也进行了改革。由直属于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各军事委员会对各军区和独立集团军的实施领导。各军区司令部和有关部门作为军事委员会的执行机关开展工作。

1926年印发了司令部野战勤务教令，首次阐述了司令部在战斗条件下军队指挥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三十年代，由于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特别是德国法西斯上台后进犯苏联的实际威胁不断增长，苏联不得不提高军队的战斗实力和改进军队指挥。

1935—1936年，根据苏联政府的决定，实现了由常备军与地方部队相结合的混合体制向武装力量建设单一常备军制的过渡。这时，军事领导机构包括三个主要机关：人民委员会所属国防常务委员会（研究制定国防与武装力量建设的原则问题）、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和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实施对武装力量的直接领导）。实践表明，国防委员会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在许多方面机构重叠，因此，在1934年根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撤消了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

伟大卫国战争（1941—1945年），以苏联人民及其武装力量对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性胜利而宣告结束。这场战争是

经验之宝库，研究总结这些经验，对发展包括军队指挥理论在内的军事科学的各个领域具有重大的意义。在粉碎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军队的各次战役中所取得的光辉胜利，体现了苏联国家制度优越无比，证明了苏联武装力量威力强大，说明了各级首长和司令部对军队的指挥有方，显示了党政机关善于目的明确地进行创造性工作。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总参谋部、各方面军和集团军首长和司令部对正确地计划和机动灵活地配合使用各种通信都很重视，同时注意把无线电通信作为主要通信手段。到战争末期，各级司令部已经拥有足够数量的通信工具，并学会综合使用。从而使指挥机关能开设二至三个指挥所，并能不间断地工作，此外，还可将其中一部分编入通信兵力和器材预备队。

这时，随着新式武器装备的出现，军队组织编制的变化，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准备与实施战斗行动的条件日趋复杂，军队指挥也得到了不断改进。此外，这时还需要解决如何指挥联盟性方面军的问题。1944年，捷克斯洛伐克第1军、波兰第1集团军、罗马尼亚第1集团军和第4集团军、保加利亚第1集团军分别编入我各方面军。1945年，波兰第2集团军也编入我方面军。因此，需要专门解决如何克服语言障碍、书写战斗文书、组织通信联络等有关问题。为此，当时建立了军事顾问处。

随着游击运动的广泛开展，需要组织游击队的行动，需要使游击队的行动密切配合方面军部队的行动。为此，各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和司令部都建立了游击司令部的代表机构，同时，各方面军司令部也指派军官同游击队取得联系。

在夺取柯尼斯堡、布达佩斯、维也纳、柏林等大城市的

艰苦战斗中，军队指挥另有其特点。

苏军对东欧各国开始解放远征后，苏军指挥部和政治机关又面临了一系列新的指挥任务，即必须在一些行政中心、大居民点、铁路枢纽设警备处，负责协助当地政权机关保障军队后方的安全。

在谈到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军队指挥的发展时，必须看到，在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作战中取得了特殊的军队指挥经验。鉴于远东战区距离太远，国防委员会为直接指挥对日作战的陆海军，决定成立远东苏军总部，任命了总司令，组建了专门的指挥机关。

粉碎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之后，苏联面临的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转入和平轨道，进一步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因而对军队指挥机构作了某些调整，同时也考虑到了对我国的军事威胁仍然存在。

为了检查军队训练情况和经常性战备程度，战后很快在陆军、海军、空军中分别成立了总监察部。1947年初，在此基础上成立了苏联武装力量总监察部。

对伟大卫国战争的作战经验继续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这些经验和战后准备与实施战斗行动的观点在新的条令和教令中得到了总结和反映。

核武器装备部队和火箭技术的飞速发展，使有关战争性质、准备与实施战斗行动的观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军队指挥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修改基本理论原则；需要就如何进一步发展和改进整个武装力量指挥系统问题，以及就如何进一步发展和改进首长和司令部准备与实施战役的工作方法问题，提出实际的方案；需要寻求确保指挥系统的生存力、提高首长和司令部准备与实施战役的工作效率的途径。

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采用新式指挥技术器材，改变首长和司令部的工作方法。为此，加强了对军事各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在军队指挥理论方面，对改进指挥机关、指挥器材和指挥方法的各种措施的效果如何评估等问题进行了科学研究。

设法使最费工的一些指挥过程实现自动化，成了进一步改进军队指挥的主要方向。这是由必须于短时间内综合判断大量的情报并立即对情况的急剧变化作出反应这一特点所决定的。于是，便根据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学、计算技术和通信技术领域所取得的最新成就逐步研制了新式指挥技术器材。

在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实施高度机动的战斗行动时，在敌人实施积极的无线电干扰的条件下，军队原有的通信器材和组织通信联络的方法已经不能完全适应任务的需要，不能完全确保司令员和司令部与所属部队、上级、友邻和参加协同动作的司令部保持稳定而不间断的通信联络。因此，便大力开展了通信系统和通信器材的研究工作，以提高电报、电话和数字等大量信息流传送的可靠性、准确性和快速性。

制定了在敌核突击后迅速恢复被破坏的指挥系统的各种措施，逐步提高了通信系统的可靠性，对每一指挥所内部及各指挥所之间的情报收集和传送系统也进行了调整。

改进司令员和指挥机关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深入研究定下与制定最合理的战役（战斗）决心与计划的方法。为此，在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各军种司令员、各军区司令员、各军队集群司令员的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性演习和首长司令部演习。这些演习经验表明，指挥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指挥所和通信系统）正逐渐成为敌核突击的首要目标。因此，为了保障不间断的指挥，需要建立数个指挥所，以便在一个指挥所被破坏时转到另一个指挥所实施指挥。

准备与实施战斗行动的新的更加复杂的条件对军事领导干部和参谋人员的培养训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军种指挥机关的司令员、将军和其他军官必须了解原子物理、无线电技术、电子学、高等数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知识。因此，当时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加强对指挥干部的工程技术训练，使他们学会使用电子计算机、成套技术设备和自动化系统，实施军队指挥的新方法。积极地修订了中高级军事院校学员的训练大纲、训练范围和专业。由于采取以上措施，七十年代中期就有十分之九的军官受到高等或中等专业教育，四分之一的军官受到高等军事教育。

这时，军事科学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根据军队战斗训练和战役训练过程中使用新式指挥技术器材的经验，进一步发展军队指挥理论，提出改进军队指挥系统、改进首长和司令部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的实际方案。同时，还必须解决下列有关问题：保障指挥所的机动性，拟制指挥所现地配置标准图，研练指挥所的转移和工程构筑问题，改进情报收集整理工作，对战役（战斗行动）进行数学模拟，确定由一个指挥所转到另一指挥所实施指挥的程序，恢复被破坏的指挥，修定司令部的组织编制。于是，便出现了将军队指挥理论列为军事科学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之趋势。

目前，一个空前紧迫的问题，就是如何提高指挥效能。可以从多方面来解决这一问题，诸如：改善指挥系统的组织结构，发展和运用高效能的指挥技术器材，发展司令部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改进指挥机关干部的训练，等等。而深入研究军队指挥理论的重大问题，及时地将已取得的成果运用于实践，这对于顺利解决上述问题将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列宁写道：“在我们看来，理论只是人们采取行动的依

据，理论使我们对这种行动具有信心”（《列宁选集》第3卷第383页）。理论的任务就是给实践指明方向。没有理论明灯照耀，实践就会在黑暗中徘徊。没有理论，势必四处碰壁，陷入谬误。在军事发展的现阶段，进一步深入研究理论的必要性不是降低了，而是更加提高了。目前，在各学科的接合部，取得基本理论性和应用性重大研究成果的新的前景正在出现。

军队指挥理论在军事科学中的意义正在日益提高。它广泛运用管理科学、军事学术和边缘科学的成就，研究各军事部门指挥方面一切共性问题。军队指挥理论应以战争和武装斗争的一般规律为根据，同时又研究军队指挥的特殊规律和原则。

在所有指挥环节上，必须统一指挥机关的组织编制与工作方法，必须制定统一的用以衡量指挥的战备程度、效能、质量、稳定性、不间断性和隐蔽性的标准。使指挥自动化达到划一，使自动化系统与电子计算机的技术、程序、软件、信息及语言学保障也达到划一，具有重大意义。应该普遍使用统一的文书。

必须统一解决军队与司令部的制图保障、地形保障和大地测量保障问题；全军都必须采用统一的测量标准。

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强调指出：深入了解战争规律，全面考虑这些规律在各种具体条件下的作用和表现形式，可以正确地确定军事发展的主要的、最本质的趋势，正确地判断情况和情况可能发生的变化，定下最合理的决心。换句话说，依靠对战争规律的了解，遵循军队指挥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可以预见情况的发展，从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障顺利完成所受领的任务。

第一章 概 论

第一节 军队指挥理论的对 象、任务和结构

研究“客体”和研究“对象”的概念 人们的认识活动是多方面的，而任何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结构都是由这一或那一客体诸方面的研究任务决定的。所以，每门科学都具有一些不同的、相对独立的理论，分别研究该客体相互联系、互相依从的各个方面。换言之，每一科学理论都有着自己的研究对象。

苏联军事科学是关于战争性质、战争规律、武装力量 and 国家的战争准备，以及进行战争的方法的知识体系，它与其他科学一起研究战争这一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从不同侧面研究武装力量和武装斗争，乃是研究与制定军事科学的基础。这是由军事科学结构的复杂性决定的。军事科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军事学术理论、武装力量建设理论、军队战役战斗训练（军队教育训练）理论、军事经济和后勤理论及军队指挥理论等。

随着对客体的认识不断深化或者随着研究客体本身的日趋复杂化，实践要求越来越扩大对客体的认识范围。因而，不断形成新的学科。军事科学及其组成部分也完全如此。

逐步形成一种新的理论，这是任何一门科学的一条客观发展规律。列宁指出：“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没有止

境的接近。(《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08页)

准确地确定军队指挥理论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方面、研究形式和方法，乃是使这一理论发展成军事科学的组成部分的一个必要条件。

现在，已批判地修改了军事学术和武装力量建设的许多理论观点，使有关国家和武装力量的战争准备和作战方法的新老观点最合理地结合起来。苏联军事科学已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在对上次战争的经验和战后各种演习的实践进行深入的科学分析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思想。

苏联军事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一样，其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分类愈来愈细。与此同时，当在早先互不联系的理论结合部出现新的相对独立的、界线愈加分明的理论时，又出现一个整体化过程。促成这一过程的因素是：科学技术在加速发展，武装力量体制在日益改进，准备与实施战斗行动的条件在日趋复杂，在组织与实施军队协同、全面保障与指挥方面的任务和措施也日益繁多而复杂。

重要的是要及时地揭示出军事科学发展中所出现的新的现象和新的过程，考虑到产生新的科学理论和学科的可能性。只有如此，才能大大扩大军事科学问题的范围。因此，必须重视解决军事知识各个领域研究对象的分类问题。

解决好研究对象的分类问题，将有助于及时地确定实践所提出的新的要求和在军事科学各个组成部分的结合部产生的迫切问题，进而确定有哪些迫切问题可能构成相对独立的知识领域。目前，已愈加有可能利用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最新成就，研究确定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

把军队指挥理论单列为军事科学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

这是由武装斗争规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武装力量建设和训练的复杂化及其他许多因素决定的，同时考虑到唯物辩证法的要求，特别是其单一范畴、普遍范畴和特殊范畴的要求。

军队指挥理论的问题，在军事知识的各个领域：军事学术理论、武装力量建设理论、军队战役战斗训练理论等领域都有反映。把军队指挥理论单列为军事科学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这并不意味着从军事知识其他领域里将指挥问题抽出。军队指挥理论的许多规律和原则对于任何军事活动领域的指挥过程来说都是同样重要的。因此，军队指挥理论应运用控制论的成就和一般管理科学的原理，从统一立场出发，对这些规律和原则进行综合研究。

整个军队的指挥问题，既具有适用于单个军兵种和单个指挥机关的单一的特征，又具有在平时和战时领导整个武装力量所固有的普遍的特征。也可以说，军队指挥具有其特殊的特征。正是这些特殊的特征决定着军队指挥有别于一般管理。

如果只是单独地研究战略、战役和战术的指挥问题、每一军兵种的指挥问题、武装力量建设和训练中的指挥问题以及军事科学和其他实践领域的军队指挥问题，那就必然会出现对同一概念有不同解释的现象，在解决指挥问题和选择进一步改进指挥的途径方面势必各执其见，因而，也就不能使指挥系统的结构和指挥的形式与方法达到统一。

为了避免这一现象，必须继续深入研究指挥的基础、规律（规律性）和原则，进一步完善军队指挥理论体系。同时要考虑每一军事领域指挥的特殊性。因此，除了深入研究军队指挥理论的一般原则以外，还要深入研究适合于军事科学每一组成部分特殊任务的应用指挥观点。这首先涉及到军

事学术的各个不同部分：战略、战役法和战术。同时也涉及到各军兵种的建设等问题。

可见，在军事科学发展的现阶段，军队指挥理论已成为一个包括基础和应用两方面的相对独立的知识领域。只有深刻认识军队指挥的实质和目的及其任务的内容和遂行条件、为保障指挥活动而使用技术设备的需要和可能，才能确定军队指挥理论的研究对象。

军队指挥的实质、目的和任务 马列主义认识论认为：任何事物（现象、过程）的实质是该事物内部决定其涵义、作用和发展的相对稳定的基础。实质通常是通过许多各种各样的说明该事物这一或那一方面特性的外部联系和活动表现出来的。我们可以据此来确定军队指挥理论的研究对象。

军队指挥的实质是司令员（指挥员、首长）、司令部、政治机关和其他指挥机关为使部队保持战斗准备和战斗力、做好战役和战斗行动的准备以及领导军队完成受领任务而进行的活动。

军队指挥的主要目的是保障最有效地用所属军队完成战役（战斗）中所受领任务。

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完成一整套指挥任务。指挥的主要任务是：使军队保持高度的政治思想状态、动员准备和战斗准备；不断地获取、收集、研究、标示和分析情况材料；定下决心；向所属军队传达任务；拟制战役（战斗）计划；组织和保持不间断的协同动作；组织与完成军队政治工作和战斗行动的各种保障措施；使军队和司令部做好战斗行动准备和对它们实施直接的领导；对所属司令员（指挥员）、司令部和军队的工作进行检查和给予帮助。

使军队保持高度的政治思想状态、动员准备和战斗准备